

《骈雅》探综

肖惠兰

《骈雅》为明代朱谋玮撰。该书是第一部以复音词为对象的训诂专著，从辞书编纂的角度而言，《骈雅》可称为第一部复音词词典。这本书特别侧重于复音词中联绵字的探讨与释义，它又是联绵字研究的奠基之作。《骈雅》在训诂学、辞书史、特殊汉语词汇联绵字的专题研究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实用性。

一、作者和版本

朱谋玮字明父，一字郁仪，明朝皇室裔胄。按照《明史·宁(献)王权列传》及《明史·诸王世表三》所录支派，他当是明太祖朱元璋八世孙，而《江西通志·郁仪小传》说他是明太祖庶十七子宁献王权十世孙^①，二书歧互。至于当今某些辞典称他为“宁献王曾孙”^②，不知何所据依，疑有误。朱谋玮生年不可详考，他是明万历以前人，生杨慎后与陈第同时，卒于明天启四年(1624年)。关于他的生平，文字记载无多。采诸家说部可知，朱谋玮袭封镇国中尉，于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受命理石城^③王府事，权力与郡王相当。朱谋玮虽贵为王胄，又受到朝廷重视，却能端谨自好，不嗜享乐，潜精于学。明郑仲夔《耳新》说他理石城期间，公事之余能“墐户读书，绝粉白丝竹纨绮之奉”；《列朝诗集·闰编》称他“孝友端直，束修自好”；《四库全书·诗故提要》赞扬

他“博极群书，学有根柢”。这都并非过誉之辞。朱谋玮勤于著述，郑仲夔《冷赏》记载，朱谋玮一生著书共一百一十二种，已刊布十五种，存目未就梓九十一，另外六种佚其名。《明史·宁王权列传》、《列朝诗集·闰编》皆记其“著书百有一二种”，与《冷赏》合。其著述内容，涉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诗作、游记、历史、历法、堪舆、医药等多个方面，还有类书一部名《金海》。朱谋玮实属博通大儒一类。

《骈雅》的版本，存于今者有三类二十五种。

(一) 七卷本：

1. 明万历十七年朱统鑑玄湛堂刻本。
2. 明万历刻本附音释一卷，未详何年刊行。
3. 清抄本，有清魏笛生校并跋。
4. 清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5. 清乾隆间写文澜阁四库全书本。
6. 清嘉庆中虞山张氏刻借月山房汇抄本。
7. 清道光三年上海陈氏据借月山房汇抄本版重编泽古斋重抄本。
8.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。
9. 清咸丰元年有不为斋刻本。
10. 清同治十一年经纶室刻本。
11. 民国南昌豫章丛书编刻局刻豫章丛书本。
12. 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(二) 无卷本：

有手抄本二册，无卷次。

(三) 训纂本：

清魏茂林为《骈雅》作训纂，以四册装和八册装两种形式流行于世。

四册装：

1. 骈雅七卷序目一卷训纂十六卷 清道光十五年有不为斋

刻本。

2. 骈雅训卷十六卷首一卷 清光绪二十年上海万选书局石印本。

八册装：

1. 骈雅七卷序目一卷训纂十六卷：

①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。

②清同治四年群玉阁书室刻本。

2. 骈雅七卷训纂十六卷序目一卷附补遗

①清光绪七年成都渝雅斋刻本。

②清光绪十二年刻后知不足斋丛书本。

③清光绪二十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。

3. 骈雅训纂十六卷序目一卷：

①清道光二十五年有不为斋刻本。

②清咸丰六年刻本。

③清同治十一年经纶书室刻本。

④清光绪二十年上海万选书局石印本。

⑤1926 年中原书局石印本。^④

二、内容条例

《骈雅》全书收复音词语四千以上，例沿《尔雅》按事类分目。分释诂、释训、释名称、释宫、释服饰、释器、释天、释地、释草、释目、释虫鱼、释鸟、释兽十三目，立词条一千七百八十三条。词条的编排有五种格式：

(一)用语气词“也”表示的判断句。如：

辟易历僻开斥也(卷一·释诂)；

相羊儻佯常羊彷佯容与储与消摇游适也(卷二·释训)。

(二)用术语“曰”、“为”说明。如：

近上旁陂曰翠微(卷五·释地)；

麋而鱼目为娑胡(卷七·释兽)。

(三)在(一)式的基础上加“谓之”区别。如：

襡襟襍裾褕屈掖直裾衣也短者谓之袒褕(卷三·释服食)；

都蔗大蔗也白者竹蔗赤者崑崙蔗小而燥者谓之荻蔗(卷六·释草)。

(四)用语序表示的判断句。如：

彭排捍敌者(卷四·释器)；

棨戟前驱者(同上)。

(五)无任何标记,用陈述句式阐明被释词所表事物的特征或用途。如：

翫镂纤条(卷六·释木)；

葍薺可以毒鱼(卷六·释草)。

与词条的编排形式相适应,《骈雅》的释义方式灵活多样,其中有些释义方式尤其体现了该书编纂的特点与功力。今仅就此一类择其要略述如下：

1. 以今语释古语。如：

丽尔华缛也(卷一·释诂)；

烂漫消散也(同上)；

颠冥迷惑也(卷二·释训)；

唐突抵触也(同上)。

以今语释古语本故训常例,通常古今为不定之名,古语与今语之间用术语“犹”相联系。《说文·××部》“爾”字下许慎云：“丽尔,犹靡丽也。”段玉裁《说文·解字注》“爾”字下云：“丽尔,古语,靡丽,汉人语。以今语释古语,故云犹。毛传云:‘糾糾犹缭缭也,掺掺犹纤纤也’,是此例也。”事实正是如此。《楚辞》王逸注：“烂漫犹消散也”；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司马彪云：“颠冥犹迷惑也”；《文选》张铣注：“唐突犹抵触也。”将《骈雅》释义与故训对照,不难看出《骈雅》的承传与变化,变就变在注入了一种语言的发展观。早于段玉裁二百多年的朱谋伟,通于故训,但不一味地默守于旧例成说,当他发现相对古语的今语有了当世人更通行的新的表达时,就改古

今不定之名为古今一定之名，用当世新的言语去替换已经变得陌生了的所谓今语。《骈雅》释“丽尔”，将“靡丽”改为“华缛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2. 以联绵字释联绵字。如：

旁唐盘礴也(卷一·释诂)；

崔隤蹠蹠也(同上)；

戚醻顚顿也(卷二·释训)；

方皇徘徊也(同上)。

以联绵字释联绵字，早在汉人笺注中就有类似的例子，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郑玄笺云：“畔援犹拔扈也。”六朝至唐宋，其例亦不少。旁唐，《史记索隐》引郭璞曰：“旁唐言盘礴”；崔隤，《汉书·广川王传》颜师古注：“崔隤犹言蹠蹠也”；戚醻，《经典释文》引李颐云：“顚顿也”；方皇，《荀子》杨倞注：“方皇读为彷徨犹徘徊也”。而所有这类注疏从术语的对应关系上仍属义训一类，术语曰“犹”、曰“言”、曰“犹言”，侧重于以今语释古语，同义为训。《骈雅》则不然，它是从义训之中将联绵字释联绵字的方法区别出来，其侧重点有了转移，它在肯定被释词与释词结构相同的基础上肯定二者意义也相同，排除了二者意义相同的前提下结构偶合的可能性。这种角度的变换与方法上的区别对分辨和研究联绵字有特别的意义。

3. 一词数形，字异而义同。如：

踌躇躊躇蹠蹠踧踖犹豫也(卷二·释训)；

褴褛褴褛褛裂稂穉衣敝坏也(卷三·释服食)；

餗餕餗餕美酥也(同上)

觱篥悲篥笳也(卷四·释器)。

综合全书来看，这里面包含三种情况。第一，罗列同一联绵字的变体。如踌躇、褴褛两条。双声叠韵以音为义，形异而义同，《广雅疏证》阐述甚详^⑤，而朱谋玮早在王念孙之前业已认识到联绵字的这一特点，他未作正面阐述，而是通过释义方式来体现这一特点。第二，字有先出后出，两收并录。《骈雅训纂》云：“《说文》旧无

醍醐，惟新附有之，《一切经音义》引《通俗文》作餚糊，并云‘近世梁时处士阮孝绪作《文字集略》有醍醐字，此书甚浅俗，音体并无所据也。’似六朝时以餚糊为醍醐，相沿已久，故郁仪两收之。”第三，一物而异名，俱收其名。如觱篥条，觱篥又名悲篥，详《文献通考》一百三十八乐十一竹之属。

4. 异体同训，不避重复。如：

寥廓亮寥廓落豁闊落廓廣空虛也(卷一·释诂)；

廖瑋衆窄沈廖空虛也(同上)；

旖旎紛缊葳蕤翕赫澤弗咇茀灌漑砰隱盛也(同上)；

裊裊軫軫盛也(同上)。

采取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存疑和区别联绵字的内部结构关系。寥廓和廖瑋两条同训空虚，上条被释词六个，寻其出处及历代注疏，它们各有确诂，且意义相近，《骈雅》取其共同的概括意义为训。下条被释词三个，廖瑋、衆窄语出《古文苑·刘韵·遂初赋》，为《古文苑》作注的章樵于此无注；沈廖语出《楚辞·宋玉·九辩》，王逸作注时已二说并存：“沈寥，旷荡空虚也。或曰：沈寥犹萧条，萧条，无云貌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寥作寥。”洪兴祖补注分歧更大：“沈音血；廖，高貌。”由此可知，《骈雅》释词是在比较概括古代语料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取舍去留颇为审慎，对那些前人注而未及或意见纷歧的词语，朱谋玮暂存其疑，以异条相区别。旖旎与裊裊两条，上条为单纯词，下条为叠音词，结构关系明显不同。朱谋玮虽然不可能有今天所谓单纯词之类的概念，但他确实是感受到联绵字的内部构成是有所不同的。其他如“瞿瞿梅梅不审也”(卷一·释诂)和“忽罔不审也”(卷二·释训)、“幡校变易也”(卷一·释诂)和“憚愧变易也”(卷二·释训)，也都是着眼于联绵字的内部结构关系而两两相区别。

5. 异条递训，意义相足。如：

旁唐盘礴也(卷一·释诂)；

盘礴广大也(同上)；

烽焞怫郁也(同上)；
怫郁愤懣也(卷二·释训)；
踌躇蹢躅踧踖犹豫也(同上)；
犹豫迟疑也(同上)；
戚醻顚顚也(同上)；
顚顚忧也(同上)。

《骈雅》递训颇有特色，上条以联绵字释联绵字，下条用普遍通行的词语揭示联绵字的内涵。

6. 不废异辞，先后错出。如：

嵒巑不齐也(卷一·释诂)；
嵒巑高峻也(同上)；
櫬櫬骈累也(同上)；
櫬櫬支柱也(同上)。

“嵒巑高峻也”之下，魏茂林训纂云：“嵒巑与上重复，然彼作不齐解，此作高峻解，取义各别，不妨两收。自叙所见异辞、所传写异辞皆不删废，即其例也。”魏茂林在“櫬櫬支柱也”之下又写道：“此二字再见，前从选注作骈累解，此从汉书颜注作支柱解，二义不同，不妨互出，非重沓也。”此类两收互出，不是撰著者因疏忽所致，而是他有意的兼收并蓄。

三、成就与价值

主要有三点。其一，从训诂上看，《骈雅》扩大了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收释词语的范围。《尔雅》一书，实际是将周汉诸书旧文分类缀辑一起予以解释，张揖《广雅》仍在先秦至汉的时间范围内增广《尔雅》所未备：“凡先秦两汉经传子史诗赋医书字书所有而不于《尔雅》的字大都搜罗在内。”^⑤《骈雅》的语料来源更宽，从先秦两汉直至有明一代，涉神话歌谣、经本传笺注、儒家以外诸子、医农术数杂说、辞赋诗文、小学专著、史乘政书、地理载记及类书等无不搜括条贯，《骈雅》是继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训诂专著。其书

一出，即受重视。孙开《骈雅序》将它与《尔雅》并提：“夫世不能废诗，又何可无赋，则《尔雅》、《骈雅》当并传天壤间。”；明太史焦竑肯定“郁仪制作精，徵引博”；清人潘锡恩更是推崇之极：“郁仪是书枕经席史，肴核百家，诚词林之渊海，古训之𬨎轩”，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其二，从辞书品类上看，《骈雅》首开专书辑释复音词语之先河。作为第一部复音词词典，它辑释了古代一般字书所不收的复音词语，明代以前文籍“于凡骈偶之语，宏侈之辞靡不该而存之”。^⑥《骈雅》收释的词语，相当一部分属于僻怪典奥一类，出处既偏，使用又窄，有的甚至仍为当今重要的大型字典辞书所未收。可以说即使在今天辞书空前发展的情况下，《骈雅》对于古籍阅读与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别的应用价值。例如，“頽頤”这个词，今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均未收。仅《汉语大字典·页部》“頽”字下本《集韵》为释：

頽

(一)yǔ

①头形美好。《说文·页部》：“頽，头妍也”。按：徐锴繫传作“頽妍”，《广韵·仙韵》：“頽，姽婳，美头。”

②孔子头形……

(二)biàn

[頽頤]狡。《集韵·霰韵》：“頽，頽頤，狡也。”

查核《广韵·仙韵》“姽”作“頽”。^⑦如果仅仅依据《汉语大字典》，我们很容易以今律古，认为“頽頤”是狡猾的意思，其实大不然。同是《骈雅》卷二有四个词条：

央亡嘿采诋誘屑恠无賴偹僾狡狯也；

獮竇轻狡也；

頽頤狡也；

嫖狡轻迅也。

孤立地看，《骈雅》释“頽頤”与《集韵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一模一

样，然而《骈雅》同在卷二、释训一门中立了关于“狡”的四个词条，以别立词条的方式肯定了“獚獢”、“頽頢”都不是狡猾、狡狯的意思，如果是，则獚獢、頽頢可入央亡一条，不必再分出来；另外，又有“儻狡轻迅也”可证轻狡与轻迅义近，轻迅是一种轻捷之美，那么，比次其下的頽頢的释词“狡”也当属美义，孔颖达疏《诗经·山有扶苏》中“狡童”，即谓“狡好之童”、“狡好”正是美好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释“頽頢”，从字面上讲并不错，然而有失含混。由此可见，《骈雅》至少为专业工作者区分古今词义的细微差别、正确解释联绵字架设了桥梁，为完善当代字典辞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参证。

其三，从联绵字的研究上看，《骈雅》为研究古代联绵字全面奠定了基础。联绵字的研究无外乎理论探讨与辞书编纂的实际操作，在这两方面朱谋玮都有突出的贡献。首先，《骈雅》第一次为联绵字定出了义界。联绵字的研究大约肇始于宋代张有的《复古编》首列联绵字一类，辑释了五十三个联绵字，给识别联绵字初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对象范围，但是没有解决如何界定的问题。朱谋玮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，他在《自序》中写道：“畸文只句，犹得讯之颉籀，家书乃联二为一，骈异而同，析之则秦越，合之则肝胆，古故无其编焉。”“联二为一，骈异而同，析之则秦越，合之则肝胆”，正是朱谋玮给联绵字定的义界。联，联合；骈，本义是两马并驾一车，引申为并列；秦越比喻距离遥远；肝胆语出《文心雕龙·八》，比喻关系密切。朱谋玮的联绵字界说，大意是联合两个字为一个整体，两个字面意义不同的字并联为一个整体后，其涵义也统而为一（这两个字不能分开）；如果拆开孤立地看就与合起来的意义相差很远，只有合起来看，才与其固有的意义相贴近。这个界说明显具有词本位的认识。就联绵字来说，至少把握了联绵字的基本特点：其一，联绵字通常有两个音节；其二，联绵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肩随其后的方以智在《通雅》中别立涟语一类，在联绵字的界定上，方以智的认识更前进了一步，明确说明联绵字上下字之间有一定的声音联系。《通雅·卷首之二·小学大略》对小学诸大家肯定之中有微

辞，评价朱谋玮“惟朱公忠而理”，对他的治学方法与成就表示倾倒。方以智的联绵字研究无疑受到朱谋玮的影响。清代王念孙、近人王国维等都根据自己的理解给联绵字作出了界定。而在整个认识、探讨联绵字的历史过程中，朱谋玮是有开创之功的。

再说，一部《骈雅》的成书问世，又是朱谋玮联绵字系统研究的结晶。定义的确立，为甄别联绵字的具体操作规定了理论标准。在确定这个标准的前提下，朱谋玮对古代书面语中的联绵字进行了清理、辨析、认定、编辑与释义，较之宋代的张有，给联绵字更为拓大的对象范围。《骈雅》中的联绵字大致可分为六类。一类相当于今天的单纯词，如荏苒（同为泥母，双声）、纈綉（同在蒸部、叠韵）、郁伊（同是影母、脂部，既双声又叠韵）、漭沆（鱼阳对转）、拔扈（既非双声又非叠韵），此类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，接近一半。第二类上下二字同义，不可分割，如忸怩、轔戾，数量极少。第三类二字相叠，如沾沾、忡忡，约占百分之七、八。第四类二字合音为义，如扶摇、循徇，数量极少。第五类即今天所说的复合词，如梗槧、商榷等，接近百分之四十。第六类同义连用，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词组或短语，如夥狗、雠益等也有一定的数量。用现代观念看，第五、第六两类明显不是联绵字，《骈雅》所反映的正是整个联绵字研究演进过程中初始阶段的一种认识框架。《骈雅》集结了古代书面语中绝大多数联绵字，区分了传统联绵字的类属，提供了具体的语言材料，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。

《骈雅》未当之处主要有两点：

（一）书中有些骈语的认定缺乏客观性。前人对此早有批评，魏茂林指出：“以《方言》、《广雅》一字一义者为骈语前无所承一也，又以三字上下互易作骈语尤为不辞二也。”这个批评颇为切当，如：《骈雅》卷一：“紩辛裸委……絫結辩綈……众多也”，《广雅·释诂》实为：“縶、縶、裸、縶、絫、絫、紩、辩、綈……多也”。《广雅》均以单字为义，朱谋玮强合为骈字，而且既将紩綈（辛）扭在一起，又重将辩綈扭在一起，实在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。

(二)书中字形舛误、引据失检的地方也不少。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以个人之目见,涉浩瀚之书海,疏失在所难免;二是朱谋玮所采诸书,有的版本欠精。如:

《卷一·释诂》:“繁惯叠积也、陼薛小也、契剗介蒂也、踦躄倾倒也”诸条,“惯”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作愤,“薛”《汉书·扬雄传》作薛,“契”《鹖冠子·世兵篇》作絜,“倒”《广雅·释训》作侧,《文选·魏都赋》李善注亦作侧。

《卷七·释虫鱼》:“河伯乌贼也”,晋代崔豹《古今注·鱼虫》第五:“乌贼鱼一名河伯度事小吏”,“河伯变事小吏”六字连续,朱谋玮将“河伯”当作骈字,暗用《古今注》以乌贼为释,实在错得很远。

《骈雅》的上述问题,读者在使用时应予以注意。读《骈雅》最好结合魏茂林训纂一起读,魏茂林除了为《骈雅》搜检出处、详作疏证外,卷首《训纂识语》对其讹误、舛误之处亦详加稽核,逐一校订,可以作为参考。

注:

- ①光绪辛巳年春成都渝雅斋锓板《骈雅训纂》卷首。
- ②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春高编《中国语文学家辞典》P231。
- ③古石城有二地,此石城位于明赣州府、今江西境内。
- ④参见杨海清、褚佩瑜主编《文字·音韵·训诂知见书目》
- ⑤同上《广雅疏证·点校说明》。
- ⑥光绪辛巳年春成都渝雅斋锓板《骈雅训纂》卷首《骈雅序三》
- ⑦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张氏泽承堂本《宋本广韵》P120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湖北大学中文系

(本文责任编辑:曹月堂)